

## 深冬.诗情

邹少男

深冬的今天下午两点半,阳光安静地洒落在老年公寓大院里。寒冬的肃杀与此刻的温暖交织成奇妙的和谐。我在大院里转圈踱步,抬头仰望,只见一片蔚蓝色的天空中,一朵朵白云悠然自得地在漂浮;环视眼前,散落在黑色的柏油地面上一堆堆尚未融化的残雪。这蓝白色相间的天空,与黑白相间的大地形成鲜明的对照。在这幅大自然的神笔描绘的色彩浓重的天然画卷里,无疑蕴育着迷

人的诗意。再环顾围绕的公寓大院四周的橡树和枫树林木,以及大院内道路两侧的那些干粗冠大的大橡树,皆是鸟儿们玩耍及栖身之处。你看,乌鸦在树上方盘旋,在树枝上歇息;松鼠或敏捷的在树枝间上窜下跳,或在地面上搜索觅食,一旦得手便坐地双爪捧食,姿态天真可爱。这些小动物灵活的身影为严冬的宁静增添了几分生趣。还有林木间那些不知名的鸟儿们,发出

的不同频率声调的悦耳动听的鸣叫,也使我感到十分兴奋。遗憾的是那些鸣叫好听的鸟,我一直没能看到其真面貌,借用我们人类的一句话,可谓“真人不露像,露像不真人”了。没办法,我只好用手机录音,留下那些好听的鸟语,闲暇时听听解闷。

我感悟到这幅天然的画卷充满了矛盾的统一:寒冷与温暖共存,静止与生动交织。阳光刺穿严冬的冷冽,为天地间涂上了一笔微

弱的暖意。这或许正是大自然的魔力,用无声无影的画笔,描绘出季节各异的意境,美得能触动人心深处的灵感。

我还感悟到在这如此安静平凡的景色里,涌动诸多的生机;隐藏着丰富深刻的诗意;这幅画卷或许原本就像人生一样,既复杂又简单,既冷静又热烈;不过这些感悟都需要宁静下来,怀着一颗求索的心去发现并体验。

其实,大自然本身就是伟大的

诗人,而我们只是这位诗人虔诚的拜读者。在这个深冬的下午,漫步于阳光之下,我从这自然的景象中读到了这动人的诗篇。篇中尽是事关生命与时光的美好言词,其语句友谊、细腻、深沉、低调,毫不张扬。

或许,这正是深冬留给人们的启示——在冷冽中孕育暖意,于静谧中发现生命的篇章。

## 从三味书屋到百草园

方华

逆着你的叙说

我从三味书屋走到百草园

拥挤的人流凌乱的脚步

让我无法静心回味那些句子

也无法看见那张刻着“早”字课桌后的你

早慧的脸

滔滔不绝的导游词中

有谁在品赏其中的三味

“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有口无心的朗读

不如那声“颠倒淋漓噫,千杯未醉嘴”中向后仰拗过去的头

让你我印象深刻

修缮一新的院落间

美女蛇们都穿戴上了汉唐的裙钗

我极想有一飞蜈蚣的盒子

在白墙灰瓦间金光飞旋

即便有人喊我的名字

我也大声的应答

那不过是同行的美女在呼唤

害怕在陌生的人流中走失

菜畦中已寻不见童年的虫鸟

分辨哪棵是那高大的皂荚紫红的桑椹也显得毫无意义

在被鼎沸目光磨平的墙根

我遍寻不见何首乌的攀缠

那人形的根在神话中早已得道成仙

四月的百草园没有雪

只有仍在盛开的油菜花

那张不见踪影的竹筛

性急的你我再也捕捉不到蹦蹦跳跳的童年

“笑人齿缺曰狗窦大开”

三味书屋那边

是谁豁着牙将吐字不清的诵读传来

## 春野蕨藟生

方华

一场春雨滋润后的山野,草长叶生,蕨苗也从松软的泥土中伸出它们细嫩的茎条,摇曳风中。是采蕨的好时节。

春雨初霁,湿气迷蒙的故乡冈原上,会有许多的采蕨人。这些在原野上寻寻觅觅的人中,会见到母亲挎着竹篮的身影。那时的母亲年轻,她常常翻过许多坡坎坎,到离村很远的偏僻之地采蕨,这样会采得多一些。

采蕨说得有点文雅,乡人称采蕨子藟,或是采鸡爪菜。在杂草中探头的蕨菜,茎长尖嫩,嫩芽头卷曲,乍看似小鸡爪,形象生动。

一篮一篮的蕨子藟被母亲从春日融融的山野带回家,卷曲的嫩头掐下一两寸长做菜,或青绿、或红紫的茎干沸水烫后,就铺陈在门前的阳光下,渐渐晒成褐色的缠卷在一起的蕨菜干,收存在家中一角。

曾跟在母亲的身后田野上寻找蕨子藟,感觉那一根根蜷曲的嫩芽,像极我家隔壁的小姐姐,羞羞怯怯的模样,毛茸茸的蜷缩里裹着青涩的心事。邻家姐姐是采蕨好手,春日里,她家的门前总是晒了一地的鸡爪菜。邻家姐姐也是在一个春日出嫁的,是她的哥哥换亲。她出嫁的那个清晨,我在鞭炮声中跟在身穿红衣的她后面快活地奔跑,似乎看见了田埂边有一簇纤细的蕨子藟挂满晶莹的露水。

《诗经》有句:“涉彼南山,言采其蕨”。说明早在两三千多年前,百姓就以蕨充饥。蕨菜与荠菜、马兰头等诸多野菜一般,在窘困的岁月、青黄不接的日子,清贫人家不过聊以果腹充饥。因为《史记》中记载了伯夷、叔齐二人“不食周粟,采蕨薇于首阳山”的故事,由此,蕨菜又被后世的一些文人认为是高洁的象征,纤细蕨菜也从物质上升到了精神的层面。

不过,在我等芸芸众生看来,还是那人间烟火中的蕨菜才最为亲切。

记得邻家姐姐喜食素炒和凉拌,母亲也常做。沸水烫过的蕨子藟卷曲在盘中,一点盐几滴油,也是脆爽宜人。或是将嫩嫩的蕨笋切段清炒,满口田园之味、春日之味。现在想来,怕是日子清淡,才不得不有那清淡之味吧。

我喜欢的是母亲的腊肉炒蕨藟。腊肉是冬日里腌制留存下的,带着陈旧的时间和阳光的味道。而蕨子藟是新鲜的,饱含春野的气息。蕨菜焯水去涩,与腊肉同炒,陈旧的时光与清新的日子交融,相得益彰,是一种家的味道。

晒干的蕨子藟,母亲大多送给城里的亲戚,剩下的,母亲偶尔买回点五花肉,与其一起慢炖。泡发的干蕨子藟特有的香味与五花肉的肥美在煨炖中互融,别有一番香醇,每每让我“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

后来读到清代袁枚在《随园食单》,说到蕨菜时有这样一段:“用蕨菜不可爱惜,须尽去其枝叶,单取直根,洗净煨烂,再用鸡肉汤煨。”从未尝过这道蕨菜鸡汤,自然不知其味,想来也是极美。在我的记忆中,从未见母亲用蕨菜做汤,更别说这美食家所述。这些春天馈赠的寻常野菜,普通人家不过拿来调剂胃口,给单调的生活增添些许味道而已,怕也没甚功夫想出什么新鲜花样。

又读宋代林洪的《山家清供》,其中记有一道佳肴“山海羹”,言:“春采笋蕨之嫩者,以汤淪之,取鱼虾之鲜者,同切作块子,用汤泡裹蒸,入熟油、酱、盐,研胡椒拌和,以粉皮盛覆,各合于二盏内蒸熟。”如此工序繁复的烹调,也非寻常人家案头所供,只能望文垂涎了。

陆游诗赞“蕨芽珍嫩压春蔬”,杨万里则说“只逢笋蕨杯盘日,便是山林富贵天。”我想,这些古代的大文人们即便有命运多舛时,也是比寻常百姓锦衣玉食,他们怎会理解邻家姐姐之类的拮据寡淡。

现在生活好了,富得流油的日子便思清新的山野之味,不知道蕨子藟之类的野蔬可会被富丽堂皇的酒店烹制出林洪的“山海羹”之味?对于我这样留有深深童年印记的人,还是极念母亲那简单而淳朴的蕨味。

宋代诗人姚勉在《思江南笋蕨》一诗里写道:“先生亟去理山斋,笋蕨春甜味正佳。一夜东风催变绿,笋吹成竹蕨成柴。”又是春天,又是蕨藟生发时,只是母亲的身影与旧日的时光一起早已融入了山野。想那片蕨藟丛生的山野,也应无邻家姐姐采蕨的身影。

## 立夏

方华

春天还在一树槐花上叙述难舍的诗意

小蝌蚪就急不可耐地在一汪青草掩映的浅水为它打上省略号

山野在一声布谷鸟的啼鸣中打开广袤

一茎藤蔓将青翠的时光攀向高处

绿色在逶迤的大地营造洋溢

稻草人的身影和一顶崭新的草帽在麦浪中起伏

随遇而安的一年蓬为田野镶上了碎白花的裙边

埂上跑过的童年瞬间变成窈窕女子从陌上桑里走出

麦穗指向的天空越来越蔚蓝

那些贴地而生的蒲公英将轻盈的梦想飘上了白云

灌满水的稻田用青苗网住一只苍鹭的飞翔

一曲悠扬的秧歌调被水灵地插入温软的五月

蝉鸣开始拨动铅尘未染的阳光之弦

老水车在院角温习古老的田园诗歌

萤火虫提着小小的灯笼照亮一两声蛙鸣小心翼翼的试探

一把锈蚀的镰刀在节气里磨砺出月色的光华

旧时光的蜕都将陆续脱下

柔软的脆硬的透明的黑黝的都会成五彩的回忆或无声的遗忘

枝头的酸涩终在热情四射的岁月润泽下红润甜蜜

万千草木皆张开双臂迎接那位风尘仆仆翻过山梁的日子